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二十四回 唐狀元射殺老星 姜金定圍淹四將

詩曰：君子雍容揖遜行，射將觀德便多爭。  
一枝貫蝨諸人羨，百步穿楊眾口稱。  
後羿仰天烏殞落，薛仁交陣馬飛騰。  
邊城今見胡塵靜，多感將軍手段精。

卻說一個唐狀元，一個姜老星，兩家對陣，取弓在手，搭箭當弦。唐英道：「我做個靶子，你射來。」番將道：「俺做個靶子，你射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恕僭了。」取弓搭箭，對著番官口撲咚一箭過去。番官把個左眼瞪了一瞪，那枝箭望左邊地下去了。唐英道：「好蹺蹺，我的箭焉得偏左？」急忙的射過第二箭去。那番官把個右眼眨了一眨，那枝箭右邊地下去了。唐狀元道：「好古怪，怎麼我的箭會偏右？」第三箭看得清，去得輕，多管是結果了番官也。哪曉得番官把兩隻眼齊瞪了一瞪，那枝箭兒竟望馬前地下去了。唐英心裡想道：「這冤家不是頭了。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只見番官道：「今番該俺射你了。」唐英道：「且慢。」番官道：「你射了俺三箭，應該俺射你三箭，怎麼說道且慢？」唐英道：「我南朝人不進軍門便罷，若進了軍門，從三歲五歲就學個復箭法。」番官道：「怎麼叫做個復箭法？」唐英道：「是你方才眼瞪左，箭落左；眼瞪右，箭落右；眼雙瞪，箭落馬前。這卻不是個復箭之法？」番官道：「原來你也曉得些。」唐英道：「此等何足為奇。」番官道：「還有甚麼奇的？」唐英道：「我南朝還有三枝箭，莫說是你眼不曾見，就是你耳也不曾聞。」番官道：「好胡謔哩！有個甚麼三枝箭，眼不曾見，耳不曾聞？」唐英道：「我南朝這三箭，非是我誇口所說，頭一箭射天，就射得天叫；第二箭射山，就射得山崩；第三箭射石頭，就射得石頭粉爛。」番官聽知，大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胡謔！自古到今，哪裡有個天會射得叫哩？」唐英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便見。」番官道：「既是做出來便見，俺也不要你射山，俺也不要你射石頭，你只把個天射得叫來與俺聽著。若是射得天叫，俺即時下馬投降，舉國降書降表，送上寶船，不費你絲毫之力。若是射不得天叫，你卻下馬投降於我。軍中卻無戲言。」唐英道：「你不要走，待我射來與你看看。」番將道：「怎麼我走？正要看你射天。只怕你射天天不叫，教你入地地無門。」原來軍伍中隨身有三繡箭，第一繡是狼牙棗子箭，第二繡是一寸二分闊的鏹馬箭，第三繡是響鑿頭箭。唐狀元心聰計巧，叫一聲：「我射的天叫，你看來。」此時正是西南風，他卻把馬勒在東北上，望空著力一射。撲頭箭原是響的，迎著風越加響聲，只聽得半空中呼呼的好響聲。那姜老星到底是個番國裡的人，有三分稚氣，聽得響聲，只說真個射得天叫，抬起頭來瞧著上面。哪曉得唐狀元鬧中奪趣，暗裡偷情，急忙的取出第二繡一寸二分闊的鏹馬箭，照著番官鎖喉一箭，把個斗大的頭就是切葫蘆的樣子，一鏹鏹將下去。唐狀元綽了這個番頭，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早已有個藍旗官報與寶船上總兵官知道。唐狀元算下西洋第一功，喜酒綵旗，金花色緞，南船上歡聲動地。卻可憐小西番報上番王說道：「禍事臨門，一來不小。」番王唬得魂不附體，問道：「怎麼禍來不小？」小番道：「刺儀王出馬，卻被南朝一個甚麼唐狀元砍了頭去，五千金番兵盡為齏粉。」左丞相李鎮龍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砍了姜老星，今番又多個大頭鬼了。」番王道：「好丞相，國事通不知，只曉得鬼打爺。俺如今江山不穩，社稷不牢，早知有此災禍，當初只是寫一道降書降表，萬事皆休。」卻又是三太子在傍說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。伯王百戰百勝，一敗而失天下；漢王百戰百敗，一勝而得天下。豈可以此小挫，頓失大事？伏乞父王寬解。」番王道：「既如此，作急傳下旨意，責令各總兵官，誰領兵前去與朕分憂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青年小將，年方二□，約長八尺，眼橫秋水，頭戴金盔，身著皂袍，腰垂玉帶，啼啼哭哭，跪伏金階奏道：「俺王在上，末將不才，願領一支番兵，前退南朝人馬，活捉唐英，碎屍萬段，以報父仇。」番王起頭看來，乃姜老星忽刺二公子姜盡牙。番王素知他父子們本領高強，心中大喜，遞酒三杯，少壯行色。臨行又叮囑道：「南人文武全才，智勇雙備，你務必小心。」姜盡牙道：「不斬南將，誓不回朝。」

即時點齊軍馬，奔出關來，黃草坡前擺開陣勢，高叫道：「你們巡船小校，探事兒郎，早早報與總兵官知道，教那甚麼唐狀元出來受死。」唐英知道，一馬一槍，離船相敵。姜盡牙道：「來將何人？通名與俺。」唐英道：「你豈不知我唐狀元的大名，如雷灌耳。你這黃口稚子，從何而來？」番將道：「俺是姜總兵二公子姜盡牙的便是。甘羅□二為丞相，豈不是稚子乎？」唐英道：「稚子乳臭，來此何幹？」姜盡牙道：「殺父之仇，不得不報。」聲猶未絕，一張金湛斧飛來，直奔唐英。好唐狀元，掣槍急架，兩下交鋒□餘合，不分勝負，番將心生毒計，把個金湛斧晃了一晃，敗陣而去。唐英仗了破竹之威，英追他下陣，心中暗喜，連忙的褪了頭上金盔，抖亂了青絲細髮，念動真言，宣動密語，喝聲道：「疾風不到，等待何時！」只見西南上狂風大作，四面八方飛砂走石，亂打將來。起初只有石子兒大，次後就有雞卵般粗，就把個唐狀元披頭散髮，甲卸盔歪，竟投寶船而去。

坐猶未穩，小番將又來討戰。中軍帳傳出將令：「誰領兵出戰？」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，原來是征西副將軍右先鋒劉蔭，跨刀上馬；只見班部中又閃出一員大將，原來是征西中營大都督王堂，綽槍上馬：

兩員將將似金剛，兩頂盔盔攢鳳翅，兩領甲甲掛龍鱗，兩件袍袍腥血染，兩條帶帶束玲瓏，兩張弓弓彎秋月，兩繡箭箭插流星，兩匹馬翻江攪海，兩般兵器取命攝魂。

那番將須是小小的年紀，仗了些妖兵，倚著些邪術，哪怕甚麼南朝的將軍。正叫是初生兔兒不識虎。看見兩個將官下來，他便舉斧相迎，口裡說道：「適來唐狀元且大敗而去，何懼於汝乎！」劉蔭道：「這等一個小番，胡敢放開這大口，敢說這大話？」王堂道：「秤錘雖小壓千斤，我和你也要提防他些。」劉蔭道：「甚麼提防？只是蠻殺他下去。」那一個小番胡，怎麼當得這兩個大將，一上手就是走。二將趕下去，他便褪下了金箍，抖散了頭髮，念動真言，誦動密咒，喝聲「風」，就是風，果然的就是飛砂走石，劈面抓頭。

卻說這兩個將軍又比唐狀元不同，偏不怕風，偏不怕砂灰，偏不怕石子兒，迎著風，頂著砂灰、石子兒，只是一個殺，把個姜盡牙直殺得沒有個存身之地，只得望前而走。走了這一會兒，風清氣朗，兩員大將卻又一一並砍殺將去。姜盡牙殺慌了，卻又褪下金箍，抖散頭髮，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喝聲「風」，又是一陣風，飛砂走石，劈面抓頭。這兩個將軍又迎著風，又頂著砂灰、石子兒廝殺，殺得個姜盡牙沒有存身之地，又只得望前而走。三回四轉，殺的殺得轉精神，只是金箍褪得煩瑣了，頭髮抖得煩瑣了，咒語念得煩瑣了，神通都不靈驗，口嘴都不准信。姜盡牙慌了，落草而走。

這兩位將軍盡力趕將前去，看看的趕上，約有一躍之地，王堂伸長了手，狠著還他一槍，實指望結果了小番胡。哪曉得斜刺裡又有一個小番胡橫刀躍馬而出，舉刀架住長槍，王堂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小番道：「俺乃姜總兵三公子姜代牙的便是。你南朝人好心歹哩！前日既傷俺父，今日又欲傷俺兄，這冤家不可結盡罷！」王堂道：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我天兵西下，你何敢謀動干戈，擋吾去路！這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劉蔭道：「哪聽他的胡言，我和你只曉得殺。」一槍一刀，這個姜代牙也不擋手，連戰了兩回，撥轉馬便走。趕上去一槍，姜代牙把個旗兒望左閃，一槍戮一個空。趕上去一刀，姜代牙把個旗兒望右閃，一刀砍一個空。劉蔭道：「小番奴，你既是這等會撮空，你站著不走，我就說你是個好漢。」姜代牙道：「站著不走，有何難處！俺便站著，看你何如俺哩！」好個姜代牙，即時站著。劉蔭對面站著偏左，王堂對面站著偏右，站成一個品字的模樣，王堂先試一槍，姜代牙旗兒左閃，一槍戮一個空。劉蔭再砍一刀，姜代牙旗兒右閃，一刀砍一個空。一槍空，百槍空；一刀空，百刀空。姜代牙心裡想道：「似俺有如此撮空之法，哪怕他南朝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其奈我何！」哪曉得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猛空裡一個黑面閻羅王舉起一把狼牙棒，照著頂陽骨上喀一聲響，早已打得個腦蓋天靈俱粉碎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姜代牙又在面前褪箍念咒，他跑著念就好，卻又是站著念，早被這個黑面閻羅王舉起那根狼牙棒，照著鼻樑骨上喀一聲響，早已打得個烏珠凹骨盡分開。原來這個黑面閻

羅王現任征西前哨副都督，姓張名柏，按上方黑煞神臨凡。九尺之軀，千斤之力，面如塗漆，聲若巨雷，鐵作襟頭，朱紅抹額，烏牛角帶，深皂羅袍。手中使的狼牙棒，本是鐵梨木做的桿子，周圍有八□四根狼牙釘，故此叫做狼牙棒。就有八□四斤多重。他正在勒馬巡河，聞說番將費嘴，故此怒髮雷霆，前來助陣，一棒一個，打發了兩個番官過作。劉蔭、王堂稱羨不盡，一齊金鑼響，都唱凱歌歸。

卻說小西番又報上番王說道：「禍事又來了，禍事又來了！」番王又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甚麼禍事又來了？」小番道：「所有姜二公子姜盡牙、姜三公子姜代牙，卻被南朝帶來的黑面閻羅王一捶一個，俱已捶成肉泥了。」番王道：「好悶死人也。若是早寫降書降表，怎至於此。」正是：悶似湘江水，涓涓不斷流。番王叫聲：「三太子在哪裡？」三太子應聲道：「有！」番王道：「今朝禍事臨門，你與俺去解著。」三太子道：「為臣死忠，為子死孝。做孩兒的便行，何懼之有！」一邊裝束，一邊上馬。

只見一個小女子渾身掛孝，兩淚如麻，跪著三太子的馬前，奏道：「不勞太子大駕親征，婢妾不才，情願領兵出陣，上報國家大恩，下報父兄之仇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？」女子道：「婢妾是刺儀王姜老星忽刺之女，二公子姜盡牙、三公子姜代牙之妹，叫做姜金定是也。妾父兄俱喪於南將之手，誓不共戴天，望乞我王憐察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是個女子之身，三把梳頭，兩載穿衣，怎麼會輪槍舞劍，上陣殺人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木蘭女代父征西，豈不是個女子？妾自幼跟隨父兄，身親戎馬，武藝熟嫻，韜略盡曉。更遇神師傳授，通天達地，出幽入冥。」番王道：「也自要小心些。」姜金定道：「若不生擒僧人，活捉道士，若不拿住唐英、張柏，火燒寶船，誓不回朝。」即時領兵前去搦戰。

早已有個藍旗官報上寶船，說道：「西洋一夷女聲聲討戰，不提別人，坐名武狀元唐英、前哨裡張柏出馬，定奪輸贏。」三寶老爺聽知夷女討戰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個番王是個朽木不可雕也。」王尚書道：「怎見得是個朽木不可雕也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有婦人焉，朽人而已。」尚書道：「倒不要取笑。只一個女子敢口口聲聲要戰我南朝兩員名將，也未可輕視於他。」傳下將令：「誰領兵戰退西洋夷女。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一連閃出四員大將來：第一名武狀元唐英，第二名正千戶張柏，第三名右先鋒劉蔭，第四名應襲王良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一個女人哪裡用得這四員名將？」王爺道：「他既坐名要此唐、張二將，只著此二將出馬便罷。」軍令已出，誰敢再違？唐狀元單槍出馬，遠遠望見門旗開處，端坐著一員女將：

面如滿月，貌似蓮花，身材潔白修長，語言清冷朗朗。舉動時威風出眾，號令處法度森嚴。密控細甲，豈同繡襖羅襪；緊帶鑿刀，不比金貂玉佩。上陣柳眉倒豎，交鋒星眼圓睜。慣騎戰馬，鳳頭鞋寶鏡斜登；善使鋼刀，烏雲髻金簪束定。包藏斬將擄旗志，撇下朝雲暮雨情。

果好一員女將也。他看見南朝大將勒馬而來，便問道：「來將留名！」唐英道：「你豈不聞我唐狀元的大名，如雷灌耳？你這女將還是何人？」姜金定道：「吾乃姜總兵之女姜金定是也。」唐狀元高聲罵道：「你這潑賤婢，焉敢陣前指名斷戰！」捻一捻手中槍，飛過去，直取姜金定。只見姜金定柳眉直豎，鳳眼圓睜，斜撇著櫻桃小口，恨一聲說道：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殺兄之仇，不共日月。我怎麼與你甘休！」掣過那日月雙刀，擺了一擺，竟奔唐狀元身上而去。兩家大殺一場，有一篇《花賦》為證：

山花子野露薔薇，一丈蓮蛾眉綿綿。玉簪金盞肯甘休，劈破粉團別走。水仙花旗展千番，鳳仙花馬前賭鬥。只殺得地堂萱草隔江愁，金菊空房獨守。

兩家大戰多時，不分勝負。姜金定要報父兄之仇，心生巧計，把個雙刀空地裡一撇，敗陣而走。唐英喝道：「好賤婢，哪裡走！」把馬一夾，追下陣去。那女將見唐英追下陣去，按住了雙刀，懷袖取出一尺二寸長的黃旗來，望著地上一索，勒馬在黃旗之下轉了三轉，竟往西走了。唐英笑了一笑道：「此為惑軍之計。偏你轉得，我就轉不得？」勒住馬，也望著黃旗轉了三轉。轉了三轉不至緊，就把個唐狀元捆縛得定定的：帶馬往東，東邊是一座尖削的高山阻住；帶馬往南，南邊是一座陡絕的懸崖阻住；帶馬往西，西邊是一座突兀的層嵐阻住；帶馬往北，北邊是一座險峻的峭壁阻住。四面八方，俱無去路。唐英心裡想道：「這樁事好古怪！怎麼一行交戰，一行撞到山裡來了？這決是些妖邪術法。不免取過降魔伏鬼的鞭來賞他一鞭，看是何如。」卻就盡著力奉承他一鞭。只見忽喇一聲響，響裡面有斗大的青石頭掉將下來。唐英道：「似此青石頭，真個是山了。我總兵官又不知我在這裡受窘。」正叫是裡無糧草，外無救兵。心中驚懼，沒奈何又是一鞭。

卻說姜金定在於雲頭之上，看見這個唐英左一鞭，右一鞭，說道：「似這等打壞了我的山，怎麼好還我的祖師老爺去？」連忙諷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只見唐英一鞭打將去，那石頭的線縫裡面都爆出火來。唐英大驚，心裡想道：「四面俱是高山，又無出路，倘或燒將起來，倒不是個藤甲軍的故事？」

這唐英吃驚還不至緊，早有藍旗官報上寶船來，說道：「武狀元唐英與夷女姜金定交戰多時，姜金定敗陣，唐英趕下陣去，只見熱烘烘一股黃氣升空，唐狀元不知下落。」此時姜金定吶喊搖旗，又來討戰。三寶老爺道：「有此異事！刀便刀劈了，槍便槍刺了，捉便活捉了，怎麼一個人不知下落？此必是個妖邪術法。快差哪員將官出陣，擒此妖婦，救取唐狀元。」

道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狼牙棒張柏來，提棒出馬，誓擒妖婦，救取唐狀元。姜金定看見寶船上另是一員將官出來，即時勒馬迎敵，問道：「來將留名！」張千戶哪有個心腸和他通名道姓，只是一片狼牙釘鑿翻他。姜金定一則是力氣不加，二則是武藝不高，三則是要佯輸詐敗，好弄邪法，故此蕩不得手。你看狼牙棒張千戶大展神威，有一篇《花賦》為證：

一丈蔥曬紅日，□樣錦剪春羅。金梅銀杏奈他何，鳳尾雞冠笑我。紅芍藥紅灼灼，佛見笑笑呵呵。菖蒲虎刺念彌陀，夜落金錢散伙。

只一交馬，姜金定便自敗陣而走。張柏自料雙臂有千斤之力，坐下馬有千里之能，這一根狼牙棒有百斤之重，假饒他強兵猛將，也須讓我三分，何況一女子乎！實指望趕他下去，一狼牙棒結束了他的終生。哪曉得這一個妖婦袖裡取出一桿一尺二寸長的白旗來，望地上一索，勒馬在白旗之下轉了三轉，望北而去。張柏大罵道：「潑賤婢哪裡走！」放開馬趕去，只在白旗之下打一轉。這一轉卻不是有心跟隨他轉，只為趕他下陣，卻就轉了這一轉。猛聽得忽喇一聲響，把個千里馬陷住了，不能前進。張千戶起頭一看，只見天連水，水連天，四面八方都是這等白茫茫的。張千戶心裡想道：「好古怪，一行廝殺，一行陷在水裡，這卻不是個水淹七軍麼？」把個張千戶只是激得暴跳如雷。

南陣上早有個藍旗官報上寶船上來，說道：「千戶張柏與夷女交戰多時，夷女敗陣，張千戶趕下陣去，只見白澄澄一股白氣騰空，張千戶不知下落。」此時姜金定吶喊搖旗，又來討戰。三寶老爺道：「這都是個術法，一個人錯誤，第二個人豈容再誤。快差一員將官出陣，擒此夷女，救取兩員大將來。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，回子鼻，銅鈴眼，威風抖抖，殺氣漫漫，全裝攔甲，綽衣上馬，竟奔陣前，要捉夷女姜金定，救取南朝兩員大將。

姜金定對著馬便問道：「來將何人？」大將應聲道：「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威武副將軍片西右先鋒劉蔭的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」夷女道：「我是刺儀王姜老星忽刺之女，姜盡牙、姜代牙之妹姜金定便是。」劉蔭道：「汝何等尤物，敢播弄妖邪，陷我南朝大將？」姜金定道：「敗兵之將各自逃生，他與我何干！」劉蔭道：「胡講，趁早把我南朝二將送上船來，萬事皆休，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教你碎屍萬段，立地身亡。」姜金定大怒，掣過日月雙刀，分頂就砍。劉先鋒舉起繡鳳雁翎刀一桿，劈手相迎。砍的砍得快，迎的迎得凶，倒也一場好殺，有一篇《花賦》為證：

大將軍芭蕉葉，西夷女洛陽花。繡球團兒掛著花木瓜，攀枝孩兒當耍。火石榴張的口，錦荔枝劈的牙。濃桃郁李漫交加，撇卻茶糜滿架。

大戰多時，姜金定敗陣而走。劉先鋒殺得性如烈火，況兼坐下一匹五明馬急走如飛，不覺的跑下陣去。猛然間想起夷女邪術之事，好一個劉先鋒，知己知彼，知進知退，勒住馬折轉回來。那姜金定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取出一桿一尺二寸長的青旗，照著劉先鋒的腦後一撇撇將來。颼地裡一陣狂風，烏天黑地，走石揚沙，就刮得劉先鋒雙目緊閉，不敢睜開。及至風平灰靜，睜開眼一看

時，只見四面八方都是些酸棗茨樹，周周圍圍，重重疊疊，不知所出，劉先鋒心裡暗想道：「分明是這個妖婦的術法，我這等英雄好漢，豈有束手待斃之理？」舉起那一桿繡鳳雁翎刀，照著那酸棗茨蓬兒著地一掃。那次蓬裡五萬的毒蛇排頭而出，都要奔著這個先鋒身上來。劉先鋒道：「與其惹火燒身，不如靜以待動。」沒奈何，只得息怒停威，再作區處。卻說應襲王良看見劉先鋒不見回陣，早知其計，綽短槍，披細甲，放馬前去，見了姜金定，高聲罵道：「潑賤婢！你既沒個堂堂六尺之軀，又沒個三略六韜之妙，但憑著些旁門小術，敢淹禁我上國大將軍，我教你刷骨碎屍，疊為齏粉。」姜金定道：「小將軍不須怒髮，且看你手段何如？」王良罵道：「潑賤婢！你豈不曉得我應襲王良百戰百勝。」姜金定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便見。」王良喝一聲道：「照槍！」喝聲未絕，一槍早已刺到姜金定面前。姜金定急忙裡舉起日月雙刀，左遮右架。一個一桿槍，一個兩口刀，槍來刀往，刀送槍迎，好一場殺。有一篇《花賦》為證：

滴滴金搖不落，月月紅來的多。芙蓉香露濕干戈，鐵線蓮蓬踢破。掛金燈照不著，水晶蔥白不過。繡球雙滾快如梭，姊妹中惟我。

兩家大戰二回，不分勝負。姜金定又是詭計而行，敗陣下去。王良料他是計，不去趕他。姜金定看見王良不趕他，說道：「今番是小將軍輸了。」王良道：「你敗陣而走，怎麼算是我輸？」姜金定道：「你不趕我，便是怯陣，卻不是你輸麼？」王良道：「你今番一尺二寸的法兒行不得了。」姜金定道：「一個一桿槍，一個兩面刀，憑著手段廝殺，說甚麼一尺二寸長的法兒。」王良道：「你只在陣上廝殺，不許假意的丟身，便見你的手段。」姜金定道：「你既是要當面硬殺，你看刀來。」撲通一聲響，日月雙刀早已飛在王良的面前。王良連忙的舉槍相架，兩個裡又戰了二回，不分勝負。姜金定把個雙刀晃了一晃，卻又敗陣而走。王良勒住了馬，又不去趕他。姜金定看見王良不趕，他詭計又行不得，卻又跑馬上陣來。王良罵道：「潑賤婢輸了兩陣，有何面目又上陣來？」姜金定道：「雖是我輸，你卻不敢趕我，終是怯陣，也算不得贏。」王良道：「你既是本領高強，再和我對面硬殺幾回。」姜金定道：「對戰的本事，我已自看見了，莫若你先丟身敗陣，待我趕來。」王良道：「我便敗陣，任你趕來。」

不知王良怎麼敗陣，姜金定怎麼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